中山詩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中山詩話
作者：劉攽　宋

太宗好文，每進士及第，賜聞喜宴，常作詩賜之，累朝以為故事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，賜詩尤多，然不必盡上所自作。景祐初，賜詩落句云：「寒儒逢景運，報德合如何？」論者謂質厚宏壯，真詔旨也。

劉子儀贈人詩云：「惠和官尚小，師達祿須干。」取柳下惠聖之和，師也達，而子張學干祿之事。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：「此必番僧也，其名達祿須干。」聞者大笑。詩有詩病俗忌，當避之。此偶自諧和，無若輕薄子何，非筆力過也。

景祐中，宋宜獻上〈楊太妃挽詩〉云：「神歸梁小廟，禮祔漢餘陵。」文士稱其用事精當。梅昌言詩曰：「先帝遺弓劍，排雲上紫清。同時受顧託，今日見升平。」雖不用事，意思宏深，足為警語。

景祐末，元昊叛，夏鄭公出鎮長安，梅送詩曰：「亞夫金鼓從天落，韓信旌旗背水陳。」時獨刻公詩於石。

僧惠崇詩云：「河分岡勢斷，春入燒痕青。」然唐人舊句。而崇之弟子吟贈其師詩曰：「河分岡勢司空曙，春入燒痕劉長卿。不是師偷古人句，古人詩句似師兄。」杜工部有「峽束蒼江起，巖排石樹圓」，頃蘇子美遂用「峽束蒼江，巖排石樹」做七言句。子美豈竊師者，大抵諷古人詩多，則往往為己得也。

王元之〈謫黃州詩〉曰：「又為太守黃州去，依舊郎官白髮生。」在朝與執政不相能，作〈江豚詩〉以譏之曰：「江雲漠漠江雨來，天意為霖不干汝。」俗云，豚出則有風雨。又曰：「餐啗蝦魚頗肥腯。」譏其肥大。

人多取佳句為句圖，特小巧美麗可喜，皆指詠風景，影似百物者爾，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。梅聖俞愛嚴維詩曰：「柳塘春水漫，花塢夕陽遲。」固善矣，細較之，夕陽遲則繫花，春水漫何須柳也。工部詩云：「深山催短景，喬木易高風。」此可無瑕纇。又曰：「蕭條九州內，人少豺虎多。少人慎莫投，多虎信所過。飢有易子食，獸猶畏虞羅。」若此等句，其含蓄深遠，殆不可模倣。

詩以意為主，文詞次之，或意深義高，雖文詞平易，自是奇作。世效古人平易句，而不得其意義，翻成鄙野可笑。盧仝雲「不即溜鈍漢」，非其意義，自可掩口，寧可效之邪？韓吏部古詩高卓，至律詩雖稱善，要有不工者，而好韓之人，句句稱述，未可謂然也。韓云：「老公真箇似童兒，汲水埋盆作小池。」直諧戲語耳。歐陽永叔、江鄰幾論韓〈雪詩〉，以「隨車翻縞帶，逐馬散銀杯」為不工，謂「坳中初蓋底，凸處遂成堆」為勝，未知真得韓意否也？永叔云：「知聖俞詩者莫如某，然聖俞平生所自負者，皆某所不好；聖俞所卑下者，皆某所稱賞。」知心賞音之難如是，其評古人之詩，得毋似之乎！

潘閬字逍遙，詩有唐人風格。有云：「久客見華髮，孤棹桐廬歸。新月無朗照，落日有餘暉。魚浦風水急，龍山煙火微。時聞沙上雁，一一皆南飛。」〈歲暮自桐廬歸錢塘〉僕以為不減劉長卿。

太宗晚年，燒煉丹藥，潘閬嘗獻方書。及帝升遐，懼誅，匿舒州潛山寺為行者，題詩於鐘樓云：「繞寺千千萬萬峰，忘第二句。頑童趁暖貪春睡，忘卻登樓打曉鐘。」孫僅為郡官，見詩曰：「此潘逍遙也。」告寺僧呼行者，潘已亡去。

王益柔勝之為館職，年少亦頡頏。張掞叔文亦新貼職，年長而官已高，每群聚輒居上座。王密於屏風題云：「四十餘年老健兒。」此唐徐州節度王智興〈自詠詩〉句。翼日會食，張正坐詩下，眾無不哂。

李絢公素有詩贈同姓人曰：「吾宗天下者。」王勝之輒取註之曰：「居甘泉者以謳著，京施名倡李氏居甘泉坊善謳。賣藥者以木牛著，京施李家賣藥，以木牛自表，人呼為李木牛。圍棋者以憨者，李乃國手，而神思昏濁，人呼為李憨子。裁襆頭者以拗著，李家襆頭，天下稱善，而必與人乖刺，歲久自以拗李呼。作詩者以豁達著。」豁達老人喜為詩，所至輒自題寫，詩句鄙下而自稱豁達李老。嘗書人新素牆壁，主人憾怒，訴官杖之，拘執使市石灰更杇漫訖，告官乃得縱舍，聞者哂之。此數人因勝之有云，遂自託不朽。

梅昌言出鎮太原，黃覺送詩曰：「五馬雍容出鎮時，都人爭看好風儀。文章一代喧高價，忠直三朝受聖知。帳下軍容森劍戟，門前行色擁旌旗。雲龍古戍黃榆暗，雪滿長郊白草衰。出去暫開貔虎幕，歸來須占鳳凰池。鬢間未有一莖白，陶鑄蒼生固不遲。」梅雅自修飾，容狀偉如，大喜之。

黃覺仕官不遂，嘗送客都門外，不及寓邸舍，會一道士取所攜酒炙呼飲之，既而道士舉杯摭水寫「呂」字，覺始悟其為洞賓也。又曰：「明年江南見君。」覺果得江南官。及期見之，出懷中大錢七，其次十，又小錢三，曰：「數不可益也。」予藥數寸許，告覺曰：「一以酒磨服之，可保一歲無疾。」覺如其言，至七十餘，藥亦垂盡，作詩曰：「床頭曆日無多子，屈指明年七十三。」果是歲卒。

李商隱有〈錦瑟詩〉，人莫曉其意，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。

祥符、天禧中，楊大年、錢文僖、晏元獻、劉子儀以文章立朝，為詩皆宗尚李義山，號「西崑體」，後進多竊義山語句。賜宴，優人有為義山者，衣服敗敝，告人曰：「我為諸館職掃撒至此。」聞者懽笑。大年〈漢武詩〉曰：「力通青海求龍種，死諱文成食馬肝。待詔先生齒編貝，忍令索米向長安。」義山不能過也。元獻〈王文通詩〉曰：「甘泉柳苑秋風急，卻為流螢下詔書。」子儀畫義山像，寫其詩句列左右，貴重之如此。

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，謂為村夫子。鄉人有強大年者，續杜句曰「江、漢思歸客」，楊亦屬對，鄉人徐舉「乾坤一腐儒」，楊默然若少屈。歐公亦不甚喜杜詩，謂韓吏部絕倫。吏部於唐世文章，未嘗屈下，獨稱道李、杜不已。歐貴韓而不悅子美，所不可曉；然於李白而甚賞愛，將由李白超踔飛揚為感動也

孟東野詩，李習之所稱：「食薺腸亦苦，強歌聲不懽。出門如有礙，誰謂天地寬。」可謂知音。今世傳《郊集》五卷，詩百篇。又有集號《鹹池》者，僅三百篇，其間語句尤多寒澀，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刪取者。東野與退之聯句詩，宏壯博辯，若不出一手。王深父云：「退之容有潤色也。」

張籍樂府詞，清麗深婉，五言律詩亦平淡可愛，至七言詩，則質多文少。材各有宜，不可強飾。文昌有〈謝裴司空馬詩〉曰：「乍離華廄移蹄澀，初到貧家舉眼驚。」此馬卻是一遲鈍多驚者，詩詞微而顯，亦少其比。

白樂天詩曰：「請錢不早朝。」「請」作平聲，唐人語也。今人不用廝字，唐人作斯音，五代已作入聲，陶穀云「尖簷帽子卑凡廝」是也。白曰：「金屑琵琶槽，雪擺胡騰衫。」琵琶與今人同。杜曰「皂鵰寒始急」，白曰「千呼萬喚始出來」，人皆謂語病。事之終始，音上聲，有所宿留，今甫然者音去聲。二公詩自非語病。

唐詩賡和，有次韻，先後無易。有依韻，同在一韻。有用韻，用彼韻不必次。吏部和皇甫〈陸渾山火〉是也，今人多不曉。劉長卿〈餘干旅舍〉云：「搖落暮天迥，丹楓霜葉稀。孤城向水閉，獨鳥背人飛。渡口月初上，鄰家漁未歸。鄉心正欲絕，何處搗征衣。」張籍〈宿江上館〉云：「楚驛南渡口，夜深來客稀。月明見潮上，江靜覺鷗飛。旅宿今已遠，此行殊未歸。離家久無信，又聽搗砧衣。」兩詩偶似次韻，皆奇作也。

管子曰：「是無終始，無務多業。」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。唐人為詩，量力致功，精思數十年，然後名家。杜工部云：「更覺良工用心苦。」然豈獨畫手心苦耶！

真宗問進臣：「唐酒價幾何？」莫能對。丁晉公獨曰：「鬥直三百。」上問何以知之，曰：「臣觀杜甫詩：『速須相就飲一斗，恰有三百青銅錢。』」亦一時之善對。

海陵人王綸女，輒為神所馮，自稱仙人。字善數品，形製不相犯。〈吟雪詩〉云：「何事月娥欺不在，亂飄瑞葉落人間。」說云：天上有瑞木，開花六出。他詩句詞意飄逸，類非世俗可較。〈題金山〉云：「濤頭風捲雲，山腳石蟠虬。」常謂綸為清非孺子，不曉其義。亦有詩贈曰：「君為秋桐，我為春風。春風會使秋桐變，秋桐不識春風面。」居數歲，神舍女去，懵然無知。嫁為廣陵呂氏妻。

鞠，皮為之，實以毛，蹙踢而戲。見〈霍去病傳〉註：「穿城蹋鞠。」晚唐已不同矣。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：「八片尖皮砌作毬，火中燻了水中揉。一包閒氣如常在，惹踢招拳卒未休。」今柳三復能之，述曰：「背裝花屈膝，屈，口勿反。白打大廉斯。進前行兩步，蹺後立多時。」柳欲見晉公無由，會公蹴毬後園，偶迸出，柳挾取之，因懷所業，戴毬以見公。出書再拜者三，每拜，毬起復於背膂樸頭間，公乃笑而奇之，遂延於門下。然弟子拜師，常禮也，獨毬多賤人能之，每見勞於富貴子弟，莫不拜謝而去，此師拜弟子也。術不可不慎，此亦可喻大云。

洪州西山與滕王閣相對，一僧盡覽詩板，告郡守曰：「盡不佳。」因朗吟曰：「洪州太白方，積翠倚穹蒼。萬古遮新月，半江無夕陽。」守異之，遣出。閩僧有朋多詩，如「

虹收千嶂雨，潮展半江天。」又曰：「詩因試客分題僻，棋為饒人下著低。」亦巧思也。

王丞相嗜諧謔。一日，論沙門道，因曰：「投老欲依僧。」客遽對曰：「急則抱佛腳。」王曰：「『頭老欲依僧』，是古詩一句。」客亦曰：「『急則抱佛腳』，是俗諺全語。上去投，下去腳，豈不的對也。」王大笑。

孟蜀時，花蕊夫人號能詩，而世不傳。王平父因治館中廢書，得一軸八九十首，而存者纔三十餘篇，大約似王建句。若「廚船進食簇時新，列坐無非侍從臣。日午殿頭宣所鱠，隔花催喚打魚人。」「月頭支給買花錢，滿殿宮娥近數千。遇著唱名都不語，含羞急過禦狀前。」

山東二經生同官，因舉鄭谷詩曰：「任是深山更深處，也應無計避王徭。」一生難之曰：「野鷹安得王徭？」一生解之曰：「古人寧有失也？是年必當索翎毛耳。」

刁景純有見無類，必往復，歸每至三鼓。宋祁判館，集僚屬，而刁或連日不赴，因邀而譙讓之。王原叔戲改杜〈贈鄧廣文〉云：「景純過官舍，走馬不曾下。驀地趁朝歸，便遭官長罵。」李獻臣曰：「我為足之云：『多羅四十年，偶未識摩氈。時西戎呴氏子名摩氈。近有王宣政，時時與紙錢。』」刁嘗為王宣政作墓銘。以古文篆隸加褾軸，密掛刁聽事。會一日大雨，不出，周步廳廡間，始見此圖。問之從者。曰：「掛此已數日矣，先造者往往能通念也。」

蘇子美魁偉，與宋中道並立，下視之，笑曰：「交不著。」京師市井語也。號為「錐宋」，為其穎利而麼麼云。贈詩曰：「譬如利錐末，所到物已破。」後倅洺州。洺本趙地，有毛遂塚，聖俞遂舉處囊事為送行詩戲之。

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，旗與旂相近。《詩》曰：「言觀其旂。」《左傳》：「龍尾伏辰，取虡之旂。」然則此旂當為芹音。周人語轉，亦如關中以中為蒸，蟲為塵，丹青之青為蓁也。五方語異，閩以高為歌，荊、楚以南為難，荊為斤。昔閩士作〈清明象天賦〉，破題云：「天道如何，仰之彌高。」會考官同裏，遂中選。荊、楚士題雪用先字，後曰「十二峰巒旋旋添」。反讀添為天字也。向敏中鎮長安，土人不敢賣蒸餅，恐觸中字諱也。

楊安國判監，集學官飲，必頌《詩譜》以侑酒。舉杯屬客，曰：「詩之興也，諒不於上

皇之世，且飲酒。」裴如晦亦舉盃曰：「古之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不能飲矣。」一座皆笑，而楊不悟。

泗州塔，人傳下藏真身，後閣上碑道興國中塑僧伽像事甚詳。退之詩曰：「火燒水轉掃地空。」則真身焚矣。塔本喻都料造，極工巧。俗謂塔頂為天門，蘇國老詩曰：「上到天門最高處，不能容物只容身。」以譏在位者。

古詩曰：「袖中有短書，欲寄雙飛燕。」以燕時物，故寓言爾。蜀人自京以鴿寄書，不浹旬而達船，船浮海，亦以鴿通信，非虛言也。史以陸機「黃耳」為犬，能寄書，恐不然。自洛至吳，更歷江、淮，殆數千里，安能諭人而從舟楫乎？或者為奴名，不然，當為神犬也。

史著赫連勃勃之暴，蒸土築城，意謂釜甑熟之。然不知北方土工，用舂首聚土，陽氣蒸發，用築則堅牢特甚故爾。近有獻策築吳江為甕堤，土人欲以巨甕實土，稍稍下之。不思土實則甕重不可致，虛致水中則泛，泛曷可止。雖執政亦惑之。然治河皆有甕堤，形似甕耳，不用陶器也。

汪白為〈平糴詩〉刺時病云：「穴垣補牆隙，牆成垣已隳。斷屨補穿履，履成屨亦虧。」

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。其所自作，亦不減延巳。樂府〈木蘭花〉皆七言詩，有云：「重頭歌詠響璁琤，入破舞腰紅亂旋。」重頭、入破，皆絃管家語也。

歐陽文忠公見張安陸，迎謂曰：「好，雲破月來花弄影。」

《韓吏部集》有李習之兩句云：「前之詎灼灼，此去信悠悠。」若無可取，鄭州掘一石，刻刺史李翺詩曰：「縣君愛磚渠，繞水恣行遊。鄙性樂山野，掘地便池溝。兩岸植芳草，中間漾清流。所向既不同，磚鑿名自修。從他後人見，景趣誰為幽。」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。此別一李翺爾，而習之不能詩也。吏部讀皇甫湜

詩，亦譏其掎摭糞壤。梅聖俞謂尹師魯以古文名而不能詩。

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：「若是道人頭不白，老人當日合烏頭。」

員外郎上官佖嘗勸石少傅中立慎緘，石勃然曰：「上官佖如下官口何！」

韓吏部〈贈玉川詩〉曰：「水北山人得聲名，去年去作幕下士。水南山人又繼往，鞍馬僕從塞閭裏。少室山人索價高，兩以諫官徵不起。」又曰：「先生抱材須大用，宰相未許終不仕。」王向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度物價也。古稱駔儈，今謂牙，非也。劉道原云：「本稱互郎，主互市。唐人書互為□，因訛為牙。」理或信然。今言萬為方，千為撇，非訛也，若隱語爾。

陳文惠堯佐以使相致仕，年八十，有詩云：「青雲歧路遊將遍，白髮光陰得最多。」構亭號佚老，後歸政者往往多效之。公喜堆墨書，遊長安佛寺題名，從者誤側硯汙鞋，公性急，遂窒筆於其鼻，客笑失聲，若皇甫湜怒其子，不暇取杖，遂齕臂血流。

今人呼禿尾狗為厥尾，衣之短後者亦曰厥，故歐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，則此兵正謂末賊爾。世語虛偽為何樓，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，其下賣物皆行濫者，非沽濫稱也。世語優人為何市樂，說者謂南都石駙馬家樂甚盛，詆誚南市中樂人，非也。蓋唐元和時《燕吳行役記》，其中已有河市字，大抵不隸名軍籍而在河市者，散樂名也。世謂事之陳久為瓚，蓋五代時有馬瓚，為府幕，其人魯憨，有所聞見，他人已厭熟，而乃甫為新奇道之，故今多稱瓚為厭熟，京師人貨香印者，皆擊鐵盤以示眾人，父老云，以國初香印字逼近太祖諱，故托物默喻。

梁周翰，真宗即位，始知誥，〈贈柳開詩〉曰：「九重城闕新天子，萬卷詩書老舍人。」時楊大年、朱昂同在禁掖，楊未及滿三十，而二公皆老，數見靳侮。梁謂之曰：「公毋侮我老，此老亦將留與公爾。」朱昂聞之，背面搖手掖下，，謂梁曰：「莫與，莫與！」大年死不及五十。

余靖兩使契丹，虜情益親，能胡語，作胡語詩。虜主曰：「卿能道，吾為卿飲。」靖舉曰：「夜宴設邏厚盛也。臣拜洗，受賜。兩朝闕荷通好。情感勤。厚重。微臣雅魯拜舞。祝若統，福祐。聖壽鐵擺嵩高。俱可忒。無極。」主大笑，遂為釂觴。漢史有〈槃木白狼詩〉，譯出夷語，殆不若靖真胡語也。劉沆亦使虜，使淩壓之，契丹館客曰：「有酒如澠，繫行人而不住。」沆應聲曰：「在北曰狄，吹〈出塞〉以何妨。」仁宗待虜有禮，不使纖微迕之，二公俱謫官。

古人多歌舞飲酒，唐太宗每舞，屬群臣。長沙王亦小舉袖，曰：「國小不足以回旋。」

張燕公詩云：「醉後懽更好，全勝未醉時。動容皆是舞，出語總成詩。」李白云：「要須回舞袖，拂盡五松山。醉後涼風起，吹人舞袖環。」今時舞者必欲曲盡奇妙，又恥效樂工藝，益不復如古人常舞矣。古人重歌詩，自隋以前，南北舊曲頗似古，如〈公莫舞〉、〈丁督護〉，亦自簡淡。唐來是等曲又不復入聽矣。近世樂府為繁聲加重疊，謂之纏聲，促數尤甚，固不容一倡三歎也。胡先生許太學諸生鼓琴吹簫，及以方響代編磬，所奏惟〈采蘋〉、〈鹿鳴〉數章而已，故稍曼延，傍邇鄭、衛聲，或問之，曰：「無他，直纏聲〈鹿鳴〉、〈采蘋〉爾。」

梅聖俞幼〈戲謝師直詩〉曰：「古錦裁詩句，斑衣戲坐隅。木奴今正熟，肯效陸郎無？」師直小名錦衣奴，至十歲讀此，方悟之。

石曼卿獨行京師，一豪士揖之而語曰：「公幸過我家。」石許之，同入委巷，抵大第，藻飾宏麗，錦繡珠翠，殆非人間所擬。歌舞歡醉，丐書，為揮〈籌筆〉、〈驛詩〉數篇。以金帛數百千贈之，復使騶從送還，恍然不知其誰。翼日，殆無復省所居矣。他日，遇諸塗，以遺以白金數兩，謂曰：「詩中『意中流水遠，愁外舊山青』，最為佳句。」

趙少師初在漣水守館，不數年後，以學士知漣水，繼來者名其堂為豹隱。曼卿有詩曰：「熊非清渭逢何暮？龍臥南陽去不還。年少官遊今郡守，蔚然疑在立談間。」後莫偕者。

曹參嘗為功曹，而杜詩云「功曹無復歎蕭何」，誤矣。按光武嘗謂鄧禹，「何以不掾功曹？」陳子昂云：「吾聞中山相，乃屬放麑翁。」放麑，本秦西巴，孟孫氏之臣，謂之中山，亦誤矣。唐韓皐鼓〈廣陵散〉，其說謂毌丘儉、諸葛誕刺揚州，舉兵討晉，不成而散於廣陵爾。劉道原謂漢、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，儉、誕皆死壽春，是時廣陵屬徐州，至隋、唐始為揚州，不可不察也。

景祐中，羌人叛，詔遺士獻方略，率皆得官。有〈題關西驛舍〉曰：「弧生熒熒照寒野，漢馬蕭蕭五陵下。廟堂不肯用奇謀，天子徒勞聘賢者。萬里危機入燕、薊，八方殺氣衝靈、夏。逢時還似不逢時，已矣吾生真苟且。」

宋次道〈次西都詩〉，以狐落對五鳳樓，言野狐落，唐人名宮人所聚也。

太宗時，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為句云：「郭鄭、鄭東、東野絳，馬張、張夏、夏侯璘。」熙寧初，有崔度、崔公度，王韶、王子韶，又有章君陳、陳君章，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

也。王丞相云：「馬子山騎山子馬。」馬給事字子山。穆王八駿有山子馬之名。久之，人對曰：「錢衡水盜水衡錢。」錢某為衡水令。人謝之曰：「正欲作對爾，實非有盜也。」

永州何仙姑，不飲食，無漏泄，世傳其神異。岳州天慶觀柱以震折，有倒書「謝仙火」字。仙姑云：「雷部夫婦二人，長闊各三尺，銀色。」莫不駭信。有熟於江湖間事者，曰：「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，一火猶一部也。此賈名仙，刻木記己物耳。」是亦不可知也。嘗有道人，自言隋、唐間人，談黃巢事甚悉，因曰：「黃六晚節至此。」張安道尚書云：「巢六兄弟，而巢最小，當第六。」由是推之，則道人之言信然乎？

江州琵琶亭，前臨江，左枕湓浦，地尤勝絕。夏、梅詩最佳。英公、公儀。夏云：「年光過眼如車轂，職事羈人似馬銜。若遇琵琶應大笑，何須涕泣滿青衫！」梅云：「陶令歸來為逸賦，樂天謫宦起悲歌。有絃應被無絃笑，何況臨絃泣更多！」又有葉氏女名桂女，字月流。詩曰：「樂天當日最多情，淚滴青衫酒重傾。明月滿船無處問，不聞商女琵琶聲。」

詞人以也字作夜音，杜云：「青袍也自公。」白公云：「也向慈恩寺?遊。」不可如字讀也。

張湍為河南司錄府，當祭社，買豬以呈尹，而豬輒突入湍家，湍即捉殺之。湍對尹云：「律云，豬無故夜入人家，主人登時殺之勿論。」尹笑之，為別市豬。

張介以命術遊公卿間，寓居錢塘西湖上。嘗自京師南歸，士大夫率為詩贈之。呂許公王沂公時方執政，亦皆有詩。夏鄭公留守南京，為詩寄二公曰：「上公詩筆千金重，逋客歸裝一舸輕。莫到青山更招隱，且留賢哲為蒼生。」鄭公在朝，數為禦史糾劾，疑時宰諷旨，作〈青雀詩〉：「青雀孤飛毛羽單，卑棲豈敢礙鵷鸞。明珠自有千金價，莫為他人作彈丸。」

自唐以來，試進士詩，號省題。近年能詩者，亦時有佳句。蜀人楊諤〈宣室受釐〉落句云：「願前明主席，一問洛陽人。」滕甫〈西旅來王〉云：「寒日邊聲斷，春風塞草長。傳聞漢都護，歸奉萬年觴。」諤有詩名，〈題驪山詩〉云：「行人問宮殿，耕者得珠璣。」最為警策。

唐人飲酒，以令為罰，韓吏部詩云：「令徵前事為。」白傅詩云：「醉翻襴衫拋小令。」今人以絲管歌謳為令者，即白傅所謂。大都欲以酒勸，故始言送，而繼承者辭之，搖首挼舞之屬，皆卻之也，至八遍而窮，斯可受矣。其舉故事物色，則韓詩所謂耳。近歲有以進士為舉首者，其黨人意侮之，會其人出令，以字偏傍為率，曰：「金銀釵釧鋪。」次一人曰：「絲綿紬絹網。」至其黨人，曰：「鬼魅魍魎魁。」俗有謎語曰：「急打急圓，慢打慢圓，分為四段，送在窯前。」初以陶瓦乃為令耳。

陳文惠善為四句詩，在江湖有詩云：「平波渺渺煙蒼蒼，菇蒲纔熟楊柳黃。扁舟繫岸不忍去，秋風斜日鱸魚鄉。」文惠年六十餘，纔為知制誥，其後遂至真宰使相致仕。文惠喜堆墨書，深自矜負，號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與石少傅同在政府，石欲戲之，政事堂有黑漆大飯床，長五六尺許，石取白堊，橫畫其中，可尺餘，而謂陳曰：「我頗學公堆墨字。」陳聞之歡甚。石顧小吏二人，舁飯床出，曰：「我已能寫口字。」陳為悵然。

江鄰幾善為詩，清淡有古風。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，後死吳中。江作詩云：「郡邸獄冤誰與辯？皐橋客死世同悲。」用事甚精當。嘗有古詩云：「五十踐衰境，加我在明年。」論者謂莫不用事，能令事如己出，天然渾厚，乃可言詩，江得之矣。江天質淳雅，喜飲酒、鼓琴、圍棋。人以酒召之，未嘗不往，飲未嘗不醉，已醉眠，人強起飲之，亦不辭也。或不能歸，即留宿人家，商度風韻，陶靖節之比。江嘗通判廬州，有酒官善琴，以坐局不得出，江日就之，郡中沙門、羽士及裏氓能棋者數人，呼與同往。郡人見之習熟，因畫為圖：前列騶導，有一人騎馬青蓋，其後沙門、羽士、褐衣數人，葛巾芒屨累累相尋，意思蕭散。惜時無名手，此畫不足傳後，何必減嵇、阮也。

道人張無夢，在真宗朝，以處士見除校書郎。無夢善攝生。梅昌言知蘇州，無夢求見之，先與詩云：「壺中一粒長生藥，待與蘇州太守分。」好為大言，處之不疑，自比李少君。然無夢年九十死。無夢語人，少時絕欲，屏居山中十餘歲，自以為不動。及出見婦人美色，乃復歉然。又入山十餘年，乃始寂定。勸人飲食毋用鹽醋，煮餅淡食，更自有天然味。無夢老病耳聾，其死亦無他異。

蜀人李士寧，好言鬼神詭異事。為予言，嘗泛海值風，廣利王使存問己。又嘗一夜，有人傳相公命己，及往，燕設甚盛，飲食醉飽。既寤，乃在梁門外。疑所謂相公者，二相神也。人皆言士寧能佗心通。士寧過余，余故默作念，侮戲之竟日，士寧不知，烏在其通也！士大夫多遺其金帛錢物，士寧以是財用常饒足。人又以為有術能歸錢，與李少君類矣。